

<<文苑缤纷>>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文苑缤纷>>

13位ISBN编号：9787511707024

10位ISBN编号：7511707025

出版时间：2011-1

出版时间：中央编译出版社

作者：罗孚

页数：492

字数：3550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文苑缤纷>>

前言

我行我素我罗孚 在网上搜索“罗孚”这个词，往往可以搜到的是一个名贵的汽车品牌。

今天，我们要介绍的“罗孚”，却是一位文人，一位有名的文人，一位颇有来历的文人。

罗孚是他的笔名，他本名罗承勋，1921年生于广西桂林。

他是一位报人。

1941年在桂林参加《大公报》，从练习生做起，先后在桂林、重庆、香港三地的《大公报》馆工作，一共干了41年。

徐铸成说他文品皆优，胡政之也说他头脑清楚。

他做到香港《大公报》副总编辑和香港《新晚报》（即《大公晚报》）的总编辑，还编过《大公报》、《文汇报》的《文艺》周刊和《海光文艺》月刊等。

但他又不仅仅是一位报人。

1947年，他作为进步知识分子，参与了重庆地下党的理论刊物《反攻》的创办和编辑工作，《反攻》的领导人正是当时还没有被称作江姐的江竹筠。

1948年，他在香港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以后长期在廖承志同志的领导下工作，廖公称他作“罗秀才”。

上世纪50年代，叶灵凤寓居香港，在他和朋友们的鼓动和帮助下，为左派报刊撰文，一时间凤兮归来，霜红正晚。

70年代末，聂绀弩从沁园回到家，一副病躯，满脑子都是诗。

他在香港以野草出版社为名，出版了聂诗《三草》，如今，老聂的诗成了一代人的心灵史。

更早一些时候，查良镛还是一位编辑，写了几部电影剧本也没找到感觉，他鼓励这位同事在《新晚报》上开天辟地写武侠小说，以后，我们就看到了“金色的金庸”；当然，还有再早一些的梁羽生。

再晚一些时候，他在《读书》杂志上写文章介绍香港作家，一篇《你一定要看董桥》，使得这位经济学出身的编辑，更上层楼，名满大江南北……

其实他还是一位作家，首先是一位散文家，他把发表过的文章汇集成册，有《风雷集》（1957）、《西窗小品》（1965）、《繁花集》（1972）和《香港文丛·丝韦卷》（1993）。

作为党领导下的文艺工作者，他不遗余力地为主旋律讴歌，似乎其中也有那么一点“风花雪月”。

有人称他是香港左派文化阵营中的“支健笔”，他却说，早年的文章不忍卒读，“四十多年来我写了不少假话，错话，铁案如山，无地自容”。

萧乾评论说：“这是巴金的《真话集》问世以来，我第二次见识到这样的勇气，这样的良知，这样的自我揭露。”

1982年起，由于一个自己也意想不到的原因，他在北京蛰居了十年。

从此，罗承勋改名为史林安。

可是，黄苗子和郁风一定要管他叫“史临安”，临安者，南宋偏安之地后来的杭州是也。

北京十年，其实不是蛰居，是谪居。

走了罗孚，来了“柳苏”。

柳、苏，当是柳宗元和苏东坡。

他说，我安敢自比柳、苏，只是取了其中的贬谪之义罢了。

话虽这么说，事实上他成了“专职”的作家，也迎来了自己创作的高峰。

这期间，他写了介绍香港形形色色的《香港，香港……》（1986）、《香港作家剪影》

（1992）、《南斗文星高——香港作家剪影》（1992）和《香港文化漫游》（1987），描绘了一幅九七以前香港文坛的画卷，他肯定香港是有文学的，也有很多好的作家。

他写下了二十余万字的散文和随笔，见诸大陆和香港的报刊。

他还读诗、写诗、解诗，自己写了许多首旧体诗，编辑了聂绀弩的诗集，写了《燕山诗话》（1997）

<<文苑缤纷>>

柳苏比起罗孚，又多了一点冷峻和老辣，好像还有一点忧伤和无奈。

当然，他还不止是写作，还有交友。

和他作忘年交的有：沈从文、夏衍、冰心、启功、钟敬文，他的密友还有舒芜、舒趣，和他一起吟诗作赋、唱和作答的有：黄苗子和郁风、丁聪和沈峻、吴祖光和新凤霞、杨宪益和戴乃迭，还有黄永玉、王世襄、范用、邵燕祥……；这些也都成了他的创作题材。

他为新组建的三联书店写作并出谋划策，沈昌文曾说：“柳苏先生熟谙港人港事，许多人、书、事都是他亲历、亲闻。

文章不仅生动而富文采，而且具有史料意义。

他还帮助我们扩大了自己的出版范围，开辟了一条通往外面世界的道路。

1993年，他回到了香港。

他说，我对香港，未免有情，我恋香港。

余年无多，“岛居”最久。

这些年，他又在报刊上以“岛居杂谈”和“岛居新语”为栏目，写了大量的散文和随笔。

年事虽高，笔锋仍健。

出版了《文苑缤纷》（1997）、《丝韦随笔》（2007）等书，还编了一个专辑《香港的人和事》（1998）。

主持《新晚报》后，他以“罗孚”登记了身份证，也不再用其他笔名。

几十年来，他用过十几个笔名。

也许是留恋家乡的山水，他用过“石发”；抗战时崇尚罗斯福，同事们管他叫了这个“花名”，他就做了“史复”和“罗孚”；写革命文章时是“封建余”；办报时作“辛文芷（新闻纸）”；抗战时期在重庆替宋云彬主编的《民主》周刊写“无花的蔷薇”专栏时为“丝韦”、上世纪60年代为文时又称“吴令湄（勿令迷）”。

当然，还有“柳苏”。

现在，罗孚，既是本名，又是笔名。

罗孚“岛居”以来，他的作品似乎也被“岛居”了起来。

今天，我们整理出版罗孚的著作，就好像迎接一位长者的归来，也应了聂绀弩写给罗孚的诗：“惜墨如金金似水，我行我素我罗孚。”

二〇一〇年十二月二十日

<<文苑缤纷>>

内容概要

本书于1997年由天地图书有限公司(香港)出版,内容是作者在1993年至1997年在香港相关报刊上发表的散文和随笔。

2007年,作者又将他在此后10年间所写的散文和随笔汇集,由天地图书有限公司(香港)出版。本书汇集了上述两部分内容,以《文苑缤纷》名之。

<<文苑缤纷>>

作者简介

罗孚，原名罗承勋。

1921年生于广西桂林。

1941年在桂林加《大公报》，先后在桂林、重庆、香港三地《大公报》工作。

任香港《新晚报》编辑、总编辑。

编辑过香港《大公报》、《文汇报》的《文艺》周刊。

以丝韦、辛文芷、吴令湄、文丝、柳苏等为笔名，发表了大量的散文、随笔和文论、诗词等。

著有《香港，香港》、《南斗文星高——香港作家剪影》、《燕山诗话》、《西窗小品》等，编有《聂绀弩诗全编》、《香港的人和事》等。

<<文苑缤纷>>

书籍目录

卷一 人和书

- 丹青是灿然的，不朽的——怀念林风眠老人
- 江湖烟雾怎相忘？
- 怀念徐复观先生
- 千古文章未尽才——怀念杨刚大姐
- 萧乾和《大公报》
- 两次武侠的因缘
- 白干洒处忆萧铜
- 小记萧铜
- 绀弩端木香港一段缘
- 徐哥的女儿和文章
- 郁达夫的诗和香港
- 关于《知堂回想录》
- 《知堂回想录》的回归
- 《叶灵凤卷》前言
- “哀莫大于心不死”——《聂绀弩诗全编》后记
- 香港?文学革命?伟大作品
- 香港文学初见里程碑——《香港文学大事年表》志喜
- 无声的北上
- 范曾摇尾吟诗归
- 从《废都》到《墓床》
- 书是生活中的盐
- 书，未必是读的
- 半山一条文学径
- 关于蔡元培的坟

卷二 岛居新?

- 严肃的刘以鬯
- 黄永玉和沈从文夫人
- 香港陈迹
- 林风眠裸女风波
- 黄般若的画
- 张大千大画庐山图
- 九十老人周有光
- 黄庆云“莫你哀”
- 廿年一画庆珠还
- 青山青史岂相忘
- 悼虚白斋主人
- 悼余雪曼先生
- 长跑者的长逝
- 萧铜的不幸
- 诗人欧外之逝
- “长与物华新”
- 擅改毛文
- 如此毛诗！

<<文苑缤纷>>

毛续乔诗

乔冠华的丹心诗心

冒效鲁和钱钟书

范用温馨的小书

李欧梵奇遇记

柯灵的大著长篇

拍蝇扫蠹一袁殊

蔡元培佚诗笑话

北京裸画的平反

书法家多少钱一斤？

奇妙的稿酬标准

倒付稿酬

文人下海的闹剧

《三个女人和一百零五个男人》

查泰莱夫人和撒切尔夫人

看，这《废都》！

“浪子回头笑范曾”

何必称“公”

章亚若墓在桂林

“让他三尺又何妨”

木棉的故事

容国团，香港的意外

健忘的笑话

世纪末在大陆

要为溥仪修帝陵？

一百字的妙文

《丝韦随笔》跋

卷三 文苑缤纷

鲁迅和毛泽东未解之谜

毛泽东的稿费

叶灵凤和鲁迅的骂战

叶灵凤日记谈鲁迅

曹聚仁的《鲁迅评传》

曹聚仁的《鲁迅年谱》

高旅和聂绀弩

九年辛苦出奇书

姚克未收到的一封信——《海光文艺》二三事

小思的散文心思

爱水而又不爱“水”的诗人——怀念听水诗人王辛笛先生

黄蒙田？竹乡？张大干

吴其敏的文史小品

杨刚、《文艺》和香港文坛

杨刚之死

忆孙毓棠和几位老师

<<文苑缤纷>>

香港文学和武侠小说
金庸小说，革命文学？
文学革命？

金庸的治学和办报
雅俗共赏和雅俗共处
郁风的“三故文章”
喻黔居的《故人故事》
我贬胡兰成
卷四 岛居杂文
北大放逐蔡元培
夏公一封信？巴老一句话
楼适夷老人的鼓励
悼一丁先生
适夷笔下的鲁迅、雪峰和绀弩
碧空楼头的夸赞
王匡徐复观一段诗缘
一流人物二流堂
胡乔木为祸聂绀弩？

诗人学者陈梦家四十年祭
文革遗祸？及巴金《随想录》
为荃麟葛琴兴衰
“关东奇人”心轻白虎堂
黄宗江是善本奇书
诗人公刘和香港的缘份
想起秦牧和秦似
马国亮和《良友忆旧》
金尧如揽月摩星词
一位女诗人的远去
朱光潜小径和艳紫荆市花
“九·一八”那个悲惨的时候
回顾抗战和国殇
张灵甫的生前死后
张灵甫的遗书和妻儿
中国女婴和美国父母
到夏威夷看火山
春雾和大佛
五十年来的感慨
“五月风暴”的回忆
“六七暴？”面面观
人生七十……
八二感言
“书有未曾经我读”
桂林埋玉
《文苑缤纷》后记

<<文苑缤纷>>

章节摘录

江湖烟雾怎相忘？

——怀念徐复观先生 还没有回到香港，甚至在十年以前，就盘算着回来后要写一篇怀念徐复观先生的文章。

徐先生是一九八二年四月一日在台北病逝的。

现在是整整十一年了。

我那一年五月一日出了事，还来不及向他表示悼念之情，就失去了写东西发表东西的自由。当时就想，如果我还能生活在世界上，而且还能重新生活在香港，一定要好好写一篇纪念文章。此刻四千天已经过去，悼念是太迟了，就让我来怀念一番吧。

我大约是一九七一年开始认识徐先生的，同时认识的还有牟润孙先生。

我之所以记得一九七一年这个年份，是因为那年我去过北京，见过章士钊先生，当时他的《柳文指要》新出版，托我带了二十多部回香港代他送人，我顺便就请他多送一部给徐、牟两位教授。后来徐先生把他的那一部带去台湾，送给了黄少谷。

据我理解，那恐怕含有备查之意，以示在中共统战面前无他。

而我的接近他，的确是有统战的用意。

说来惭愧，当时我对他是没有正确认识的。

我不是去接近一位学者，更不是去接近一位儒学大师，而是去接近一位为蒋介石主持过联合情报处的人。

说的不好听，是一位可以称得上特务头子的人。

在我的心目中，这恐怕是另一个戴笠。

后来我渐渐明白根本不是这回事，就深深感到自己的荒唐可笑，不仅是一般的失敬而已。

正是由于这一错误的开始，我和他见面时经常谈的就是时事，是政治而不是学术。

在政治上，我有自傲。

在学术上，从来没有起过师事之的念头。

直到他离开尘世以后，我对他的学术造诣算是略有所知以后，我还是把和他的十年交往，定位在师友之间，还拖着一个平辈的尾巴。

当他最后卧病台北的日子，我曾请徐师母王世高送去一首七律，慰问这位老夫子： 故人憔悴卧江关，望里蓬莱隔海山； 每向东风问消息，但依南头祝平安； 论交十载师兼友，阅世百年胆照肝； 一事至今增惆怅，孔林何日拜衣冠？

这里就还是说的“师兼友”，友未必是我狂放的表现，更是统战思想的反映：我是来做他的工作的，怎么是他的弟子？

以我的不学无术，其实连做门生的资格也并不具备的吧，尽管我并非别无所长。

这就要说说诗最后两句。

我们有约，同回大陆，去曲阜，谒孔林，而时间也定了，就在一九八二年。

北京方面已为此做了一些安排，却因他病发而误了行程，终成虚愿。

他临终的遗嘱有不能去孔林是平生大恨的话，那不是一句简简单单的恨语，中间是包藏了这一段故事的。

他当时还约了一位好友，青年党的某领导人同行。

这在我的统战工作中，是最后的一个失落。

我当然感到遗憾。

但更加感到的是长者长逝的伤心。

十年的交往，我们之间的感情在增加，我敬重他的刚直，他的敢言、敢怒、敢骂。

脾气可能不好，风格却是真好。

政治上，他摆明了是反共的，但说由于大陆上没有别的政治力量可以代替共产党；他只有寄希望于共产党的自我完善了。

他称赞周恩来，为周恩来的逝世掉了眼泪，这是忧国忧民之泪，公而忘私之泪。

<<文苑缤纷>>

这使他挨了不少骂，也使我对他更为敬重。

不知不觉之中，我们一家都和他们两位有了往来，而他们的儿女到香港时，也都要和我们家的人见面。

两家好像是世交的样子。

我经常去徐家作客。

他因健康关系戒酒，吃饭时我往往是独酌，彼此都习惯了。

……

<<文苑缤纷>>

媒体关注与评论

这些年来，遇见一些对新派武侠小说感到兴趣的人，总爱半开玩笑半当真地说：“没有你，就不会有新派武侠小说了。”

“哪有这回事！”

当今之世，人们有这方面的阅读兴趣，这就注定了新派武侠小说发展的必然性，我当时不过适逢其会，尽一个编辑人约稿的责任而已。

我约稿，梁羽生、金庸写稿，还一切都是偶然。

但他们两人终于成为新派武侠小说的大师，却是必然的，他们有这身手，必然要在雕龙、屠龙上显现出来。

我只不过是可以被拿来开玩笑的材料罢了。

我还要说一点小小的秘密。

不要以为我和新派武侠小说有过这种可笑可喜的关系，就一定有密密切切的关系。

新派武侠小说我其实读得并不多，梁羽生、金庸都著作等身，我至今读过的也不过各三二部而已，不读则已，但一读就津津有味，废寝忘餐。

这是我的又一个小小的秘密。

——引自罗孚《两次武侠的因缘》 我喜欢他的机智、俏皮和幽默这里既有对虫鱼花卉的抒情描绘，也有针砭世态的讽刺小品：甚至不乏具有文史研究价值的大块文章。

这里还包括一位久居香港的大陆人对那半中半西、小而复杂的社会各阶层心态的剖析。这方面香港人自己写不会客观，大陆人写来难免隔靴搔痒：在罗孚，则得天独厚。

——萧乾《半个世纪的丰收》

编辑推荐

金庸梁羽生武侠小说的催生婆 董桥风靡大陆的推手 香港文学界的伯乐 大陆文人眼里的两栖作家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